

卢貢家族的家运

左 拉 著

林 如 稷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一九五九年·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820 字数343,000 开本 850×1168 每 $\frac{1}{32}$ 印张 $18\frac{7}{16}$ 插页2

1959年5月北京第1版 195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500册

定价(4)1.75元

目次

前記

一

左拉略傳

九

盧貢家族的家運

原序

九九

第一章

一〇三

第二章

一四九

第三章

一九九

第四章

二六三

第五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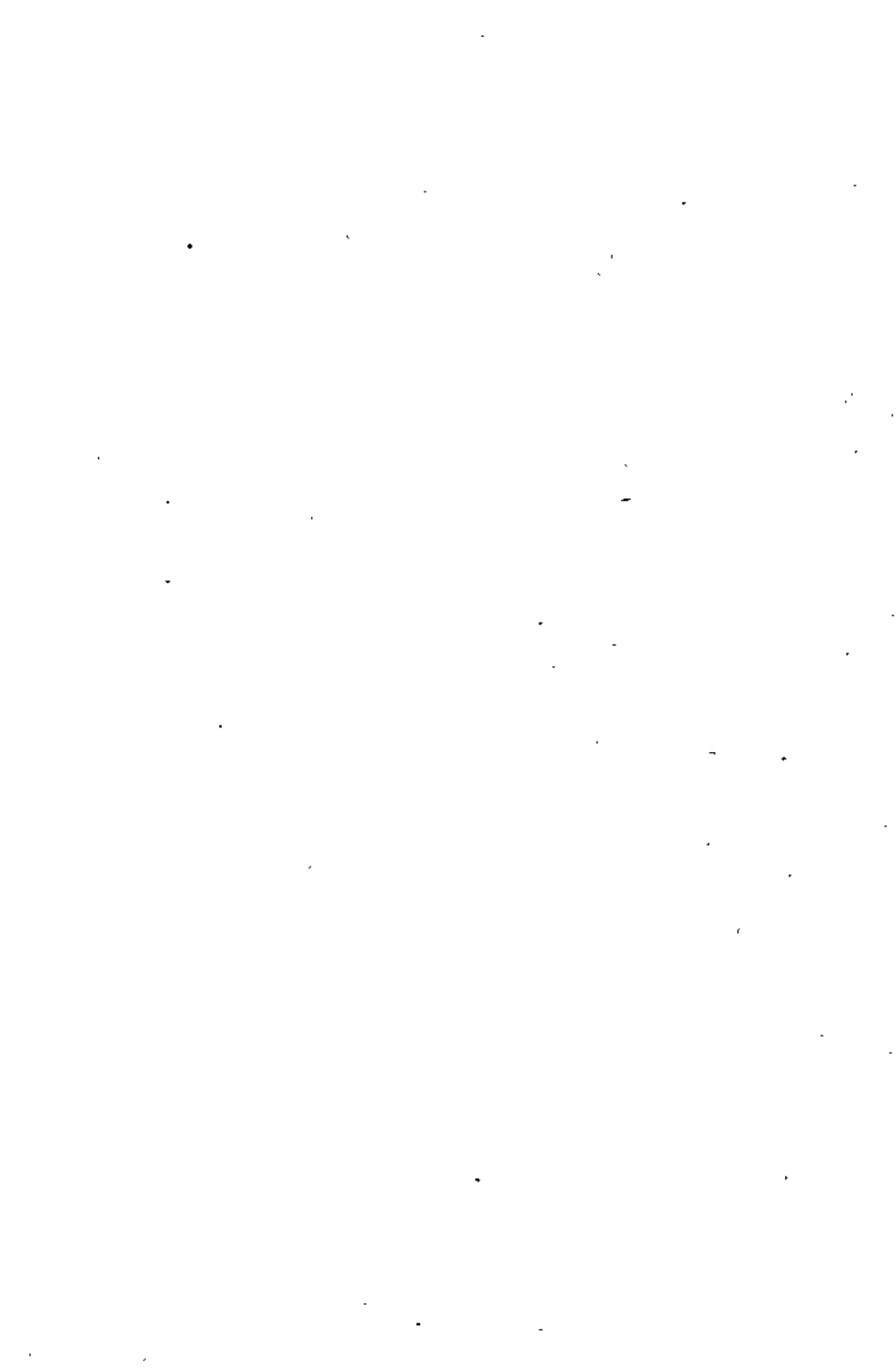
三三九

第六章

四三五

第七章

五五七



前記

左拉在開始他的寫作生涯後不幾年就計劃寫一套包羅萬象的長篇小說。他打算在這一套小說中，把法國第二帝國時代（即一八五二年到一八七〇年）社會各方面的情况（包括軍事、政治、商業、金融、農村等各方面的情况）都寫進去。同時，他又把一個家族的五代人，共三十二個成員安排在社會的各階層，並讓他們充當這套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分別在種種不同場面中充當種種角色。在寫作以前，作者還把這家族的血緣關係，畫了一個樹形的族系圖表，表上每個人的姓名、生卒年月、性格、特徵，都有詳盡的說明。據說，僅爲了作這一圖表，作者幾乎用了一年工夫。這套小說題名爲盧貢——馬加爾家族，據作者自己說，它

也可以叫作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

小說原計劃分爲十二部出版，後來擴充爲二十部。左拉經過了長期的艱苦奮鬥，先後用了二十五年的時光，終於在一八九三年完成了這套長達六百萬字的世界名著。

現在我們先把盧賈——馬加爾家族遺產的全部書名及出版年限列表如下：

- 一、盧賈家族的家運（一八七一年出版）
- 二、貪欲（一八七一年出版）
- 三、巴黎的肚子（一八七三年出版）
- 四、朴拉桑的征服（一八七四年出版）
- 五、莫瑞教士的過失（一八七五年出版）
- 六、盧賈大人（一八七六年出版）
- 七、小酒店（一八七七年出版）
- 八、愛之一頁（一八七八年出版）
- 九、娜娜（一八八〇年出版）
- 十、家常事（一八八二年出版）

- 十一、女福商店（一八八三年出版）
- 十二、生之歡喜（一八八四年出版）
- 十三、萌芽（一八八五年出版）
- 十四、作品（一八八六年出版）
- 十五、土地（一八八七年出版）
- 十六、夢（一八八八年出版）
- 十七、衣冠禽獸（一八九〇年出版）
- 十八、金錢（一八九一年出版）
- 十九、崩潰（一八九二年出版）
- 二十、巴士加醫生（一八九三年出版）

從上表可以看得出來，我們現在介紹的這本盧貢家族的家運是這套巨型小說的第一部。作者原企圖在這一套書中，證明祖先的遺傳對一個家族的影響異常顯著。比方說，盧貢家族的始祖阿得拉伊德·胡格的貪婪、神經質的性格就在這家族中起着作用。胡格是個富農的女兒，前夫死後和一個酗酒的不顧馬加爾姘居，她原有一子，和姘夫又生一子一女，共成雜湊的兄妹三人。這三個人有的受了母親的遺

傳較甚，如昆子彼得·盧貢即是一個貪得無厭的小人，有的則受父親的遺傳影響，如次子昂多萬·馬加爾即是一個酒精中毒者。像這樣，左拉還把遺傳因素推廣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

不過我們細讀這一部書，就不難發現作者的企圖雖然如此，而實踐上却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故事發展的社會性質依然大大超過了遺傳規律，換句話說，小說的情節依然是社會現象占着首要地位，而不是或很少是生理遺傳現象。看得出來，這部盧貢家族的家運，作者要着重描寫的絕不是遺傳現象，而是路易·波拿巴（即拿破崙第三）在一八五一年實行政變時南方一個小城鎮的共和義軍起而反抗的經過。盧貢家族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代人在這場事變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這個主題是極其嚴肅的，它富有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在這一嚴肅的主題之下，作者把革命的一方和反革命的一方作了鮮明的對比，而作者又顯然同情革命的一方，使讀者一目了然其中誰是正面人物，誰是反面人物。

反面人物是以盧貢家族的第二代彼得·盧貢及他的兩個兒子雨瑟·盧貢和阿里斯底德·盧貢為代表的。彼得·盧貢原是一個陰險小人，小商販出身，詐騙了自己的生身母親的五萬法郎，因而發了財，加入了保王黨，並且把自己的黃客廳作為那般失意黨徒的聚會之所。後因兒子雨瑟在巴黎加入了路易·波拿巴的秘密組織，事先知道這個大流氓要實行政變，於是立即改變了保王主張，轉而投機擁護路易·波拿巴。作者描寫他得到兒子密信時，便表現出極端自私的醜惡面貌，他不但出賣了同黨，而且出

賣了自己的妻子和另一個兒子。後來他替他的主子鎮壓了革命，結果當了那個城鎮的稅官，大發橫財，大兒子雨瑟後來也成了第二帝國的大臣之一。

至於另一個兒子阿里斯底德·盧貢（這是盧貢—馬加爾家族全部小說中極端重要的人物之一，在金錢和貪欲中，他都是以主人公資格出現的），在本書中扮演的完全是一個醜角。他想在政治上投機，却又舉棋不定。父親把路易·波拿巴要實行政變的事故意瞞着他。他在一家報館中擔任寫社論的工作，最初想寫一篇擁護共和黨的東西，後來又轉而想擁護波拿巴，結果看見風色不佳，便裝病不寫文章，用綑帶把手指頭包起來，說是受了重傷……總之，他在本書中，也和在貪欲或金錢中一樣，表現出一個十足的投機分子。

至於正面的反抗義軍，特別是參加義軍的青年西魏爾（他也是盧貢家族中的人物之一，論起血緣來，他還是彼得·盧貢的親外甥），作者是完全以史詩般的筆調寫出他們的英勇、豪邁的種種言行的。西魏爾是一個制帽工人的兒子，他痛恨貴族，他打聽到起義軍要從鄰近城鎮經過，便拿起暗藏許久的一枝獵槍前去參加。未從軍前，他本打算去和愛侶蜜埃特告別，意在從此訣別而獻身革命。不料蜜埃特亦願參加，於是兩人肩并着肩，從黑夜走到天明，一直趕上革命隊伍。不幸的是，這次革命失敗了，他們兩人都犧牲了生命。不過他們那種天真純潔的愛，他們那種對革命事業的熱情，在作者的筆下，的確成為非常動人的

場面。

從這些描寫中，完全反映出路易·波拿巴在一八五一年實行政變篡奪共和政權是一件如何不得人心的事。我們看得出來，所有贊成波拿巴的人，全是唯利是圖的市儈奸商之流。除彼得·盧貢一家子外，如加爾拉、網侯爵、前杏仁商、市議會議員、格納魯、地主、儒第業、書店老板、魏業等等，都可以說是投機分子中的典型的例子。他們雖然滿心想巴結路易·波拿巴，但却也不敢正面和共和義軍抵抗，當共和義軍佔領樓拉桑這個小城鎮時，他們象老鼠一樣躲藏起來，但當義軍撤退以後，他們却又耀武揚威地表示得意。作者描寫這般人的筆調都是極盡諷刺的能事的。

這一部小說，作為盧貢—馬加爾家族全套書的第一部，我們覺得作者實有他深刻的用意。它說明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國，外表似乎神聖不可侵犯，而實際却是骯髒不堪的。到後來，作者更直接描寫路易·波拿巴在色當可恥的下場（見崩潰）作為全書的事實上的結束，用意更顯而易見了。明白地說，盧貢—馬加爾家族不僅是第二帝國時代「一個家族」的自然史和社會史，簡直可以說是第二帝國的一部興亡史。

最後我們要聲明一下，這個譯本是利用一九三六年商務印書館舊紙型重印的。

編者 一九五九年二月

愛米爾·左拉傳



愛米爾·左拉傳

這一篇短短的左拉略傳，是左拉的女兒德妮絲·萊·布龍·左拉（Denise le Blond-Zola）在一九二七年因為要印行左拉全集的精校本時所作。——全集精校本的出版處為巴黎佛郎索阿·白魯阿爾德排印局（Typographie François Bernouard, 73 Rue des Saint-Pères, Paris）這篇序就印在全集的卷首。——她在一九三〇年還另外為她父親作了一部更詳細的傳（Emile Zola raconté par sa fille）是單獨出版的。當然道後一部以及還有其他的人所作的幾本傳記，對於我們研究這位自然主義的大師的一生比較得用，不過因為篇幅和體裁的關係，在這裏只好先將略傳譯出了。——譯者。

愛米爾·左拉（Emile Zola）雖是降生在巴黎，——在一條離菜市不遠人煙稠密的窄小街道之

上，——然而他卻是在撲若昂斯省的愛克斯城（Aix-en-Provence）度過他的童年。在這南方小城市之

中發展了他對於自然和詩歌的愛好。被家庭用完全自由放任的方式養育，他在愛克斯受了多種友誼的

影響，而這種友誼的影響終於把他引上文藝的道路。

愛米爾·左拉的父母，不但他們各人出身的社會地位極不相同，就是種族也是各異的。他的父親佛朗索阿·左拉 (François Zola) 是舊威尼斯共和國 (La Vénétie) 屬地達爾馬西 (Dalmatie) 地方一個父子世襲軍職的舊家後裔。他的曾祖父昂多萬·左拉 (Antoine Zola) 在一七七年曾任方第軍團的上尉 (capitaine des Fanti)。稍晚一點，他的祖父查理·左拉 (Charles Zola) 起初是駐在地中海東岸工兵團的中尉，以後又升任工兵隊長。就是佛朗索阿·左拉 本人，在一八一三年也會在雨瑟親王 軍團 (Corps du prince Eugène) 服過務的。他只是在拿破崙一世傾覆以後纔變成一位工程師。因為威尼斯共和國 被奧地利帝國 (Autriche) 統制了，所以佛朗索阿·左拉 便辭去了軍職。

佛朗索阿·左拉 於一七九五年八月八日生在威尼斯城，他的母親妮古麗塔·彭第阿莉 (Nicola Bonaldi) 是一位郭爾福島 (Corfou) 的希臘女子。在他發表了一本水準測量論的著作之後，他被意大利巴都城研究院 (Académie de Padoue) 聘為研究員，同是這一本著作還使他得到荷蘭國王 的獎章。

要是我們研究這位遠離祖國飄流在歐洲大陸之上的威尼斯人 的一生，我們定會發生他是一位懷有出奇抱負和偉大思想的非凡人物的印象。當他從奧地利皇帝 那裏得到修築歐洲大陸第一條鐵道 的

特許狀的時候，——從南滋 (Lintz) 到格芒登 (Gmunden) 的鐵道，——那時他纔只有二十六歲。

後來，就在大作家爲『德來非事件』 (l'affaire Dreyfus) 掀起滿天風雲的時候，『新自由新聞』 (Nouvelle Presse Libre) 曾經在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七日發表了一篇題名叫『左拉之父在奧國』的文章，這是對於用可鄙的造謠去傷害佛朗索阿·左拉的遺譽的回答。那裏面的問題是一封從奧國 日堡 (Salzboury) 發來的信和一幅石印的佛朗索阿·左拉的畫像，這兩件東西都是由莎日堡站長兼視查員讓·白郭爾 (Jean Bergauer) 寄來的，他並且請求別人把那幅畫像交給愛米爾·左拉。白郭爾先生的父親曾經同工程師很相熟，在修築從南滋到格芒登的鐵道那個時期，——即是一八二四年的時候，——他同他是極有交情的。

在一八三〇年九月四日，佛朗索阿·左拉把他的南滋火車公司經理的特許權賣掉。他須得離開奧國，到荷蘭和英國去過活了一陣。稍後一點，我們發現他在法國殖民地阿熱里 (Algérie) 的客籍軍團裏面充當軍官。然而，因爲同一位名叫費歇 (Fischer) 的退職下級軍官的妻子的一場往還強迫他不得不請求解職。這個女人和她的丈夫共同竊取了屬於軍團服裝部的一筆款子，這服裝部的會計是由佛朗索阿·左拉負責的。他們夫婦兩個在偷竊之後決定要搭船逃回法國，丟下青年軍官爲這場盜案和費歇太太的背棄去獨自失望悲痛。他起初想要自殺或者跳海。幸得就在這個時候，別人把兩個逃犯逮捕着了；於

是佛朗索阿·左拉算是得救，而在他自行昭雪和把他的賬目交代清楚之後，他離開了軍隊，他去到馬賽住下。

在「德來菲事件」的時期，有人還把佛朗索阿·左拉在青年時代鬧的這件故事再翻了出來，把牠故意弄得奇形怪象，想從左拉父親的遺囑之中去傷害我們的大著作家呢。

愛米爾·左拉在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的「黎明」(L'Aurore)報上曾經回答儒得(Judet)先生和其他攻擊者。這些文字，完全震驚着忿怒的文字，要算是大作家寫得最好和最動人的文章。牠們後來是再印在他的「真理正在進行」(La Vérité en Marche)的那一本文集裏面的。

自從一八三〇年起，佛朗索阿·左拉便就已經起草了一個關於巴黎城的防禦工事的極新的計畫，這個新計畫曾經呈獻給國王，並且由陸軍部長蘇爾大將(Maréchal Soult)以及技術專門機關加以很鄭重的研究。他固然並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然而別人卻總會由他的計畫的啓示去建築里昂城的防禦工事，不過里昂的工事倒是運用得不好的。

在這個時候，馬賽城因為東方貿易的運輸不斷的增加，牠的舊輪船碼頭已經漸感不夠用了。佛朗索阿·左拉便動手去研究是否可以在加大昂(Catalans)另外再修造一個新的碼頭。然而他又再一次的不曾得到成功的報酬。別人願意把新碼頭修築在若里野特(Joliette)。

馬賽的『儒萬魏萊船塢』(Docks Joinville)的建造工程是委託給佛朗索阿·左拉的；這是修造一個水池和一條運河來使船隻利用西北風便於出港的工程，被儒萬魏萊親王尊駕所批準的。說到這件事，我們在一八三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星期五出版的『世界新聞』(Moniteur Universelle)上面看得見這一段記載：

「親王尊駕以高尚的興趣去考查這些計畫，並且研究左拉先生發明的很巧妙的機械方法，這些方法，是用來使他的計畫的實施得以迅速進行和經濟費用的。」

在離馬賽很近的愛克斯城市，差不多每年整一夏季都要感受缺乏水源。佛朗索阿·左拉常常到這個清靜的小城市去小作勾留，而漸漸的，他發生了建築像他在德國所曾看過的水閘和水渠的思想；從這個時候一起，他便仔細的考查當地的地勢，他用心尋求，而終於在離愛克斯只有幾公里的地方發見一個峽谷，許多鄰近山坡的水源都要流注到這個峽谷來。

這一次，他把他的計畫向吉爾先生(Jiers)請求。●在這個時候，他不能預料到將來會要發生來阻

- 吉爾(Adolphe Thiers)生於一七九七年，死於一八七七年，法國歷史家及政治家。著有『法國大革命史』等書。在『七月王政』(Monarchie de Juillet)時代為行政院長，『第二帝政』時代亦歷任要職，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後初任臨時政府執政，第三共和成立，繼奉為首任總統。